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蓋缺問道乎披衣王倪之弟子披衣王倪之師也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為尹真人傳經既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真人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之要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星四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

故術不可不慎也註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新視利人之生巫者作為醫藥利人之死又云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道自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位以力相殺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顏子為孔門之高第仁德之大賢而天天其壽

鈔論語雍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或云三十二而亡衍義云盜跖為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盜跖篇東陵地名盜跖所下也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九

千餘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未沒于石勒又引唐末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

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稟受天真

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性天一動情實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則天真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丈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也武王弟蔡叔也霍叔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木之流自彼而至此也衍義云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生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宮丹錄賞善司生北宮黑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

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

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踈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臣斲夫代大臣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皋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善刑實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

有諸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

已載不復重錄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

之徒入楚殺公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妻痛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二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羨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上疾篤慮憂駕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景

天奉勅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官豎官豎之罪誅大矣

鈔東漢書詳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即鹿無虞從會七訪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渠穆等斬之唐書

詳節宦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唐代宗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官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官豎之禍或乘兵權或恃寵倖豎禍之甚誅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廢人欲誅之

衍義云楚漢之戰

鈔通鑑高祖四年蒯徹曰今楚漢分爭使

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誅殺無辜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衍義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鈔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若對哀公之辭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通也什一之法通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欽而碩鼠之詩作

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欽也國人刺其君重欽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畋於新店義中已備不

復重錄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王衣且且薦王食化人猶不舍然王衣玉食猶言其美其美而已矣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錄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

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亶父王季之父大王事之皮帛而不受之祖也狄人殺也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笑杖切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

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

錄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考元

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

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

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

邪之材又秉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

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

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

其據滔天產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

變猶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翦然

喪其樂生之心言五刀切中外憤怒遠近

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

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

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

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符堅發成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符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

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

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頽會羣臣欲伐

晉羣臣皆以歲星鎮星在斗牛晉分未可圖也并有長星水影諸怪不一沙門道安一同懇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暉慕容垂等悉本權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觀之不亦樂乎堅東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塵音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音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音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為之不流餘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而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冲起兵關內大

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音稱後燕姚萇亦叛堅稱後秦又吕光於梁州稱後梁叛亡者如蠅音處處兵起長安為慕容冲所圍逼城內危困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騎奔於五將山為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萇萇遣禪位堅罵之為萇所殺其國太子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冲其國因滅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為晉王性淮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音之船名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舻音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郎崔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巡幸帝怒先解其願然後斬之奉信郎王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京又斬之既至江都音之楚宮於是李密竇建德等

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競起天下州府無虞無賊加以荒旱男女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侑音名又或為天子也 遙尊煬帝為上皇已而為宇文化及所弑明年隋禪位與唐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眾收天下如拉音朽摧枯遂定海內若符堅煬帝者具所謂分崩也音身雖是也此上諸說皆以恃強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